

Lonesome Dove



孤独鸽 下

[美] 拉里·麦克默特里 著

Larry McMurtry

王改华 译

1986年获
普利策文学奖

美国西部拓荒史诗

现代西部小说经典

连续数周高居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Lonesome Dove

孤独鸽 下

[美] 拉里·麦克默特里 著

Larry McMurtry

王改华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第一天，奥古斯都用了半天时间查找蓝鸭的踪迹，可蓝鸭使用了恶毒的计谋，让惊散的牛群踩乱他带萝莉跑走的踪迹。

他已多年没做跟踪追击的事了，在四处查寻了一个早晨后，竭力回忆以前追击韦伯斯特·怀特的情景。那时，韦伯斯特就是借助布兰科盗走的四十四匹马逃走，使得他和卡尔无法查寻他的踪迹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他们终于在太阳落山前把他抓获，并因无法找到交付处置他的地方警长，卡尔便动用了即决裁判决法，把他吊死在一棵矮树上。

“把他带回去，他会贿赂看守、逃跑，或者会发生别的不测事件，我们还得抓他一次。”卡尔说。当时，由于他们是突击，处境又十分危险，带的子弹不多，所以卡尔和他不敢轻易使用子弹。韦伯斯特是个高个子，庆幸的是，把他的坐骑踢开后，没容他嘲骂脖子就断了，只是小树被压弯，让他脚着地。

这至少是十二年前的事，格斯意识到自己眼下查找踪迹的能力几乎为零。头三小时，只找到了帽子湾牧场的马蹄印，他想回去找迪兹，但知道卡尔那儿离不开他。

他朝西绕了一大圈，终于找到了三匹马的蹄印。蓝鸭还是没逃脱他。格斯认定，可以不费力地追击他，纵使踪迹消失也能在半英里内找到他。

他拼命疾驰，为不累坏他的唯一坐骑，每到一个饮水处就停下来让马喝水，歇息一会儿。他追击了一整夜，第二天却看出三匹马朝西北去了，只得为自己的无能懊悔。萝莉正在备尝难料的艰难旅程，不幸运的话会遭受更可怕的磨难。全怪自己在知道蓝鸭出现后没当机立断强行把她带入营地。他一生中常有的过失就是忽视面前的危险，从不吃一堑长一智。在别动队年月里，蓝鸭就已恶贯满盈，十五年后又在他们眼皮下露面，再次让他犯下错误，现在只能竭力吞咽苦果，全力以赴去追寻他。第二天，他果断停止继续朝西北追击，认定蓝鸭去了以往他逃亡的埃斯塔克平原的帕洛杜罗峡谷。

一次，他和卡尔追至帕洛杜罗峡谷边，坐在崖畔遥望西泻千里的干巴巴的棕色大平原，决定在可以生还的情况下停止追击。他们不是惧怕印第安人，而是怕找不到水。时值炎热的仲夏，草原的草被晒干，地面被晒得枯焦。卡尔为空手回归恼丧至极。

“平原那头必定有水，他们不会跑往那儿喝干土吧。”卡尔说。

“你所说的不无道理。可他们知道水源，我们不知道。他们有那么多逮去的马，可以杀几匹，而我们只有两匹，它们累死后，我们只有用该死的两条腿走回圣安东尼奥了。”奥古斯都指出。

当天下午，他们途经布鲁佐斯的克莱堡，穿过一间修建了一半的房子，被遗弃的空荡荡的建筑物成了活生生的科曼契人罪孽的见证。他们的野蛮屠杀使得移居者们尚有前进能力的时候选择退却。他和卡尔在五十年代关注的那些边界地区，没多久都被摧毁。来到特里尼蒂和布鲁佐斯拓荒的

男女们，没被孤寂与荒漠的恶劣环境吓退，却被人为的残杀与恐怖事件吓跑。这是卡尔难以理解的。他为白人的放弃与退却而恼丧。

“希望他们能坚持住，坚持住就会很快聚集起抵抗印第安人的力量。”卡尔说。

“你没有女人惊恐地躺在床上的那种经历，龟缩在一个堡里何谈组建农场？组建农场的人们自行安营扎寨，不难与世隔绝，不难被吓退。”奥古斯都反驳道。

“他们先不要带家室，等安定后再把他们接来呀。”

“说的不错，可谁愿意扔下家室？再说，得由妻室料理家务。妻子不在身边怎么有孩子？孩子是任你驱使、比奴隶廉价的得益劳力呀。”

两人就此争论了数年。卡尔难容男人们懦弱的儿女情；格斯谴责卡尔冷漠的儿女情。浴血奋战一生的卡尔，自然无从体会担心天亮前家人挨科曼契人刀子的滋味。

当晚，奥古斯都停下来让马歇息。他在一个小山崖上扎了个冷清清的营地，吃了些牛肉干。山崖邻近布鲁佐斯橡树丛地带，可以俯瞰月夜下远处的道道峡谷。

他似乎忘记了身处荒无人烟乡野的孤独。这些年来，在孤鸽镇毕竟有干豆酒馆悠扬的琴声与小教堂肃穆的钟声，有博利瓦尔刺耳的餐钟声和豆眼熟睡中钟摆节奏般的鼾声。

这儿周围没一丝响动。没有山狗的狂吠声，听不到蟋蟀的鸣叫和猫头鹰凄惨的叫声，也没有男子们玩牌时的吵闹声，仅有轻微的马吃草声。除天上的星斗和地面的他，万籁俱寂。骑马奔跑的劳累让他美美睡了一觉。

第二天，他发现了萝莉母马的尸体。天擦黑时，他跑出

灌木丛地带，穿越威奇塔向西驰去。尽管两天没见到蓝鸭的踪迹，奥古斯都坚信他去了加拿大河本茨堡群之一的土墙镇。那里一直是著名的野牛猎人们的汇集地，也是穿越大草原人们的歇息地。

在这春末季节，残存的野牛要向北迁徙，野牛猎人会聚在那儿做最后一次狩猎。他知道，野牛猎人随意搭伴，这些年来，他们好多人被蓝鸭的手下干掉，新搭伴的人们大概不会关注蓝鸭带着俘获的萝莉。那儿会有少数逃散的基奥瓦和科曼契印第安人。得克萨斯南部的人们传说，那儿白人俘虏的交易已名存实亡。

传说是对非真实事物的臆断。而眼下，格斯独自离开得克萨斯南部，穿越这儿的荒芜草原。虽说这帮家伙天数已尽，依旧会残喘一两年的。为救萝莉，他顾不得什么安危了。蓝鸭大概用萝莉和印第安人头目做交易。这是一笔比劫持白人儿童大得多的生意。

蓝鸭若想把萝莉卖给印第安人，得去更西边的基塔克北边的加拿大河渡口。那是科曼契人多年来交换白人俘虏的肮脏地。从虎口中余生的白人把渡口附近称作“泪谷”。科曼契人为了防止被捕获的白人组织反抗与潜逃，在那儿把捕获的白人母子分开，卖给不同的印第安部落。

一道道干枯的浅红色峡谷朝西边的帕洛杜罗蜿蜒而去，远处光秃秃的地面上旋起阵阵尘暴。炎热的白天，在他眼前时时现出平展的湖面似的蜃景，有两次他甚至真把它们视为湖面。

他决定先去加拿大河渡口。蓝鸭没在那儿的话，必定去了土墙镇。他穿过土拨鼠出没的红河的红河土拨鼠堡，朝帕洛杜

罗西边骑去，遇见了几小群野牛。他两次穿越了猎人们曾经宰杀了成千上万头野牛的白骨遍野的峡谷，很幸运地找到了一股泉水，在它近处睡了一夜，马也得到歇息。

第二天晚些时候，他来到加拿大河谷断岩层地区。自然侵蚀形成的冲沟向加拿大河东泻去。他又朝东骑了数英里，依然没看到他们的踪迹，知道自己朝西跑过了头，蓝鸭大概径直把萝莉带到土墙镇，把她扔在谷中的野牛猎人们的腿上。

自责中，他看见了河边一个移动的黑点，以为是蓝鸭，马也警觉起来。为防备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，他抽出来复枪。他走近时才发现是推一车骨头蓄着脏胡子的一个老头儿，并惊异地认出是以前的一个熟人。

老头儿是被称作山里人的奥斯·弗兰克，曾经以捕海狸为生。他当年开办过一个商店，却不知怎么抢劫了平日相处得很好的隔壁银行。那时，奥古斯都和卡尔在瓦考任职。卡尔本不关注抢劫银行的事件，认为愚蠢的银行家该被抢劫，但还是被说服同格斯一道去追捕他。弗兰克逃到布鲁佐斯灌木丛，他在煮鹿肉时被他们抓获。经过两个小时的枪战，子弹打光后，他束手就擒。返回的路上他骂了一路。他们离开镇子后他就越狱逃跑了，此后再没听到他的消息。格斯看见老抢劫犯没带枪械，即便在车上骨头下面藏了枪支也不会有什么危险，便把枪放在鞍前，径直骑到他跟前。

“喂，奥斯，做骨头生意还是怎么？”奥古斯都招呼道。

老头儿斜瞥了他一会儿，没作声，继续拉车在崎岖的路上走着，棕色的烟草沾满胡须。

“不记得啦？”奥古斯都骑乘着跟在他身旁问道，“我是麦

克克里上尉，我们曾经在布鲁佐斯对射了整整一个下午。你藏在一个灌木丛里，我和卡尔在另一个丛中，那些灌木枝被我们的子弹修剪。我们虽然把你抓进监狱，你却又钻了出去。”

“恨你们把我关入那个该死的牢房。”

“唉，你干吗要抢银行？基督徒不抢邻里，不怀恶意，难道你不是基督徒？”

“我不是基督徒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“救一个白人姑娘，一个漂亮的白人姑娘被蓝鸭劫持。知道蓝鸭吗？”

奥斯停住车，弯下腰，把一口烟叶吐入一个红蚁穴中，惊散了穴中红蚁。

奥古斯都看得大笑。奥斯·弗兰克确实是个怪人，在瓦考时，人们都议论他夜里不睡觉的怪事。他店里的灯火总是通宵亮着。人们时常看见他清晨三点钟在街上徘徊。无人知道他在找什么，又找到了什么。

“嗯，别样的恶作剧。除收集骨头还对蚁穴吐口水？”

奥斯·弗兰克抬腿往前走去，格斯紧随在他身后。人生变迁实在奇特。不一会儿他们下到河谷。奥古斯都吃惊地看见，离河五十码处有一个金字塔状的大野牛骨堆。骨堆很高，往上堆骨头得踩梯子，可他没看见梯子。河谷南边几百码处，还有同样的一个大骨堆。

“哦，奥斯，够忙的了，哪天阔起来会遭银行家抢劫的。卖给谁？”

奥斯没理他。奥古斯都停住脚步，见老头儿把骨头一块一块扔上堆顶，偶尔扔上一根腿骨或盆骨。大多数骨头都扎

在了堆腰。约五分钟后，车子扔空了，他一声没吭，转身推着车子顺原路走去。

老头儿拾捡骨头。奥古斯都停住歇息。奥斯的营地扎在河南岸的红土崖上。他挖了个洞，洞口前堆放着一些用具，有一支野牛猎枪和几口饭锅。河渡口在下游处。奥古斯都前去查看，看见了许多马蹄印，但不是蓝鸭的。路程中，有五个数吨重的金字塔形骨堆。

奥古斯都回到奥斯营地，坐在低崖下阴凉处休息。弗兰克继续收捡骨头，直到太阳落山。老头儿把最后一车骨头扔到金字塔骨堆顶后，把车推到洞口，倒扣过来，坐在上面，闷头瞅着奥古斯都。

“喂，是否请我吃晚饭？”

“你们当初不该抓我。我根本不喜欢那个该死的银行。”

“不就在牢房里待了四个小时嘛。你这么辛苦，该歇歇了。应当学点英语什么的。想必已学过了。”

“我不希罕那个该死的银行！”

“说点别的吧。你未在抢劫中被打死够幸运了。我和卡尔都是神枪手。是那些灌木丛救了你。”

“我嘴笨。他们就骗我。”

“你脑子偏执。半数人都这样。在这儿住多久了？”

“五年了。我要建一座仓库。”

“不错。你眼光超前。再有十年人们也赶不上你。到那时你会有大量的野牛骨。希望有人要它们。”

“我有一辆马车来着，被人偷走了。被阿普契人偷去了。”

“啊？这儿有阿普契人？”

“在皮考斯河对岸。我因为不喜欢雪，便离开山里。”

“我倒是要去那儿感受风雪。这儿这么荒凉，印第安人不来打扰你？”

“他们让我待着。你要追的那家伙特别歹毒。杀了鲍勃·布伊，在他身下放火，让他发出吱吱声。”

“他们没惹我，只杀了鲍勃，把我放了。”他又说。

“谁是鲍勃？”

“和我在山里搭伴的老鲍勃。”

“好吧，等我抓住他，他烧人的日子就会结束。”

“蓝鸭很狡猾。他同一些基奥瓦人在一起。我的狗也被他们吃了。”

“有多少基奥瓦人？”

“我的狗是咬死两只狼的大狗。我还有几只羊来着，全被墨西哥人赶跑了。”

“大草原的生活是没有定数的。我敢说冬日里也有和风。”

“基奥瓦人吃了我的狗。我的好狗。”

“蓝鸭为什么不杀你？”

“他笑话我。笑话我的骨头。说等我准备好了再杀我。”

“有多少基奥瓦人？”

老头儿东拉西扯，显然不善于跟人说话。

“六个。”

“谁在土墙镇？”

老头儿没回答。天色已暗，格斯仅能看见他坐在车上的身影。

“这儿的河里没有海狸。”过了一会儿老头儿又开口了。

“不该有呀。傻海狸才往这儿跑。海狸喜欢啃树，可这方圆二十英里内没有树。你喜欢海狸就去北方吧。”

“我更愿意收集骨头。这湿不了脚。”

“你在捕海狸那些年月里去过蒙大拿吗？”

老头儿没作声。月亮升起来后，奥古斯都才看见他头垂在两只胳膊上睡着了。

奥古斯都又累又饿，想着吃的东西躺下，不一会儿也睡着了。

夜里，他被一阵响动惊醒，迅速拔出手枪。月亮西移，天已近破晓，声音奇特。

他警觉地翻过身，看清是老头儿在把收集的另一车骨头往骨堆上扔，发出了嘎啦嘎啦的响声。他放回手枪，上前搭腔。

“奥斯，你个没白没黑干活的怪家伙。与伍德罗合伙好了。他干活不要命，你俩携手会拥有这个世界的。”

老头儿没应答，架起扔空的车爬上斜坡，离开河岸。

奥古斯都上马朝东边骑去。看来野牛确实被捕光了，一条遍地惨白尸骨的路朝远方的平原延伸下去，老头儿在月光下忙着。

他想起了首次抵达大平原时的情景。他、卡尔与别动队队员们曾经骑马和巨大的野牛群并行走了两天。数十万头野牛一路啃着草，慢慢朝北移去。夜晚，马被野牛群惊扰得不停地嘶鸣。野牛群的吼叫声、马的嘶鸣声让你无法入睡。他们骑马在野牛群中行进了一百多英里。

活生生的南部牛群让他们无法相信野牛绝灭的消息，时常在孤鸽镇为此争论。眼前这条绵延大草原的白骨路让他

震惊、怅然。大概这条白骨路不会灭迹。数百万头动物的灭绝也让觉醒中的印第安人衰亡，大平原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荒原。当初数千英里的茂密草地，如今却成了野牛、印第安人和猎人尸骨覆盖的荒原。这遍地白骨的荒芜草原是疯狂的人为所致，它多半会变成这位山里老人夜以继日无目的地收集成的大骨堆。白人当然会在不久后赶来。不知道这失去原始风貌的大草原将会变成什么样？

“奥斯，难怪你在瓦考养精蓄锐。”奥古斯都对老头儿说，更像自语。老头儿既无心思跟他说话也无心思听他说话，拉着另一车骨头朝营地走去。

“我替你到土墙镇杀那个逃犯。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奥斯停住脚，想了想说：“希望他们没把我那只狗杀掉。我喜欢它呀。是基奥瓦人杀的。不是墨西哥人。是六个基奥瓦人。”

“好吧，我就上好六颗子弹，说不定就在你的狗死去的地方送他们上西天。”

“基奥瓦人逮了鲍勃的马，也逮了他，在他身下点火烧他。他们就那样做的。”说完，老人推起车朝加拿大河边走去。

晨曦初露，大草原远处依旧昏暗，黑漆漆的天际开始蒙蒙发亮。奥古斯都在他最喜爱的晨光初灿的清晨强烈地感受着自己的愚蠢。独自沿加拿大河骑乘必定成为醒目的土匪目标。一连串的愚蠢事把他推到这儿；卡尔仓促地决定做北方牧牛人；自己仓促地决定营救被杰克骗取的愚蠢姑娘。没一件是明智之举，他却以某种程度喜欢这种愚蠢。他一生中自视的明智却很快被证明乏味，不过是无节制地醉酒、尽

兴地玩牌罢了。毋庸置疑，冒险多半愚蠢。

太阳已经照亮草地，他顺着野牛尸骨铺成的路东去。

55

猴子约翰恨萝莉不吭声。“啊，你再不用舌头，我就割掉它。”一次他把她打倒，骑在她身上，用一把长刀在她脸上比划着威胁道。萝莉知道猴子是她所见过的最狠毒的人，比凶狠的埃尔穆克和基奥瓦人更残暴，便闭上眼等刀子落下。一旁的狗脸立刻张开手枪枪机，说如果他不放过她就开枪毙他。猴子没敢造次，继续骑在她胸部上，和狗脸争论她不说活的事。

“她说不说话关你屁事，我都不希罕和你干瘪老头儿说话！”

“她妈的她会说话呀。鸭子跟他说过话来着。”

“她不说话是她的事。”狗脸坚持道，他虽然骨瘦如柴，一双发狂的眼睛却让猴子胆怯。

“上帝，我们买了她，为她付出所有的皮子，她得顺从我们。”猴子气急败坏地说道。

“干瘪老头儿，你那份早就够本了。大部分皮子是我的。”

猴子又老又矮，个头不足五英尺，一头污脏的花白头发，脾气十分暴躁，也十分贪婪。他从火堆中抽出棍子抽打她。她蜷作一团，被烫的后背与大腿红肿起来。狗脸盯着自己拥有的她的一半，知道猴子在霸占她时摧残她。

萝莉看出，蓝鸭虽然把她卖给了他们，他们却不是她的独占者。每隔两天，基奥瓦人就会露面，把她拖到营地。两个白人不敢惹那些基奥瓦人，双方都因为慑于蓝鸭，不敢反目。

蓝鸭没动她，甚至不看她一眼，偷她只为做交易。待在营地时他只擦枪、抽烟。她却觉得，他冷漠空洞的眼光比险恶猴子的眼光更阴森恐怖，吓得没了声息。尽管她从没说过多少话，但在这儿的沉默跟旧时的不一样。在孤鸽镇，有必要时她可以出声，杰克到来后还打开了话匣子。

眼下，她恐惧得缩回了舌头。两个白人不停地谈论杀人的事。她清楚，闷头不语的蓝鸭随时会下毒手，等男人们尽兴后她必死无疑。她脑子空洞得难以想象被杀的情景，只希望不要惨死在蓝鸭手中。她想知道自己又脏又臭，他们为什么还要争着蹂躏她。他们当然比她更臭，营地就在小河边，可谁也不去洗澡。猴子多次威胁她说，如果她逃跑，就施用那天早晨蓝鸭绑架她时威胁她的法子，或把她缝在一张皮子里，让她出不来汗，尿不出来，活活憋死。她锁住脑子，捂住耳朵，不听，不想，只在夜晚思谋死去的法子，设想某天早晨他们醒来发现她死去时恼怒的情景。

她也没想逃跑，极目远眺，茫茫大平原漫无边际，她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，想跑，他们有马，抓住会对她施暴或交给基奥瓦人。夜晚，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印第安人如何处置被他们逮住的白人。猴子威胁她说，只要被基奥瓦人得到机会，他们有的是法子。她信。这些基奥瓦人不仅蹂躏她，还死盯她，目光与神色中隐藏的什么让她心惊胆战。她不想跑，只想死。

蓝鸭不断出没于营地，一些时日待在营地，为攻击什么人做准备，另些日子骑马外出。他多半时间与基奥瓦人在一起。猴子也骂那些基奥瓦人，他们却不理睬他，嘲笑他是个干瘪老头儿，他也用同样的眼神盯她。

一天，基奥瓦人发现了一头离群的母牛。母牛的一只蹄子开裂，用三条腿跛行。他们用矛钩把它拖到营地近处，用斧头砍去它的头，豁开它的肚子，掏出白色内脏，切成块儿，挤出里边的东西，贪婪地吃起来。萝莉心想，这大概就是威胁掏取她肠肚的方式。

“瞧他妈的吃内脏的样儿。要我吃内脏，见鬼。”狗脸骂道。

“饿了准保吃。”猴子说。

“他们不是有整头牛嘛。”

萝莉认为狗脸许是一线希望，他虽然也疯狂，却没像干瘪老头儿那样残暴，最多打过她耳光，没用过激的言词骂她、用烧红的棍子打她或踢她的肚子，有时，眼神中还略带善意，甚至不让猴子伤害她，等猴子兽性突然发作时，还会不耐烦地带枪离开。猴子不管有人没人随时施暴于她。

一个夜晚，蓝鸭在诡异地骑马外出后带回来好多威士忌。他把酒分发给猴子、狗脸和基奥瓦人。尽管夜晚天气很热，他们依然围坐在营火旁。

萝莉心头紧缩，预感要发生什么事。蓝鸭用带回来的酒款待他们，喝光一瓶递一瓶。一小时后，他们全醉倒在地上。猴子听凭酒顺着嘴角流入脏胡子里，站起来冲大家撒尿。

“离远点，不要让我坐在你的尿里。”狗脸骂道。

干瘪老头儿继续嗞嗞啦啦地溅泼火堆，也溅泼在狗脸坐

的地方。

“怕溅，躲到后边去！”

蓝鸭在火堆旁铺开毯子撒骰子。基奥瓦人立刻围过去。埃尔穆克抓起骰子，撒了几把。每个基奥瓦人都试了一把。

“吃内脏的人会掷骰子？”猴子嘲弄道。

“闭嘴，是想让埃尔穆克煎你的肝吧！”蓝鸭道。

“在他肚子上开个洞，好让他接雨水。”

“赌一把吧。我们好一阵子没玩了。”蓝鸭纵容道。

“赌什么？我只有一杆枪，输了更惨。要不赌我的马吧。”狗脸说。

“那就赌你的马吧，你能赢。”蓝鸭说。

“我再怎么也知道不能赌坐骑。靠两条腿别想离开加拿大河。”狗脸说道。

第一圈，猴子就把自己的马输掉了。一小时后，狗脸的马也输了。不久，他们所有的马全被蓝鸭赢走了。一旁的印第安人醉得一塌糊涂。

蓝鸭不住地用大蒲扇手摇骰子，时而像女孩子般把披散在愚拙的大方脸的头发向后撩一下。萝莉一直想抓起他们放在地上的枪给他一枪，认为他们虽然惧怕蓝鸭，连猴子也不敢对他造次，可打死他兴许都会高兴。可想到对约翰·蒂克理斯莱打哑枪的事，她没敢动。

“嘿嘿，这些马全被我赢了或大多数被我赢了。”蓝鸭说。

“见鬼，多数？全被你赢了。我们只得粘在他妈的这河上了。”猴子咆哮道。

“这姑娘还没被赢走呢。”蓝鸭说。

“女人不是牲口。”狗脸说。

“这个就是。是你们用数倍于牲口的钱买的。”蓝鸭说。

“她是我们的。”猴子说。

“你们只拥有她的一半。另一半归埃尔穆克和他的伙计们。”蓝鸭提醒道。

“我们要把他们那一半买到手。”狗脸说。

“嘿嘿，等你筹够钱可就没什么好买的了，买只山羊吧。”

“我不要他妈的山羊。”狗脸对蓝鸭转入的话紧张起来。

“再来几把吧，”蓝鸭说着把骰子朝埃尔穆克抛去，“把你们那一半押上。赢了，我还你们马。”

埃尔穆克透过营火瞥了眼萝莉，摇头。

“不行，我们要那女人！”

“赌一回吧。”蓝鸭威胁道。基奥瓦人的目光全投向他。两个白人没吭声。

基奥瓦人争执起来。萝莉虽然听不懂他们咕哝些什么，却看出他们一些人想赌，想赢回他们的马，一些人反对。埃尔穆克最终决定赌。他不停地透过火堆盯着萝莉，仿佛要她知道他有法子把她赢到手。

除一个年轻人外，其他基奥瓦人都同意赌。只有一个约16岁瘦弱的男孩除外。他对萝莉格外垂青。基奥瓦人冲他喊叫，他垂着头，不愿意冒失去她的危险。

“他妈的小沙蚤想干扰我们赌。”蓝鸭冲埃尔穆克骂了一句，起身走入暗中，传出一阵撒尿声。基奥瓦人继续喝着威士忌。埃尔穆克赌意已决，伸手摇瘦男孩要他同意。男孩绷着脸，瞅着地面。

一声枪响，瘦男孩应声向后倒下，大家一阵惊愣。蓝鸭双手握着来复枪大步走回火堆旁。火光下，印第安人见瘦男